

張恨水
著

如此江山

中國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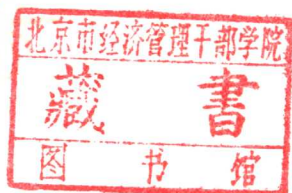


I246.5
38

111460

張恨水
著

如此江山



中國文联出版社

ADA11/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此江山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7

ISBN 7-5059-4682-X

I. 如…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8665 号

书 名	如此江山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78 千字
印 张	7.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82-X/I · 3661
定 价	1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次

第一章	热心人趁热天来	(1)
第二章	秦淮之夜	(9)
第三章	欢迎姑母同行	(18)
第四章	又一位斯文小姐	(28)
第五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37)
第六章	忽嗔忽喜春风面	(46)
第七章	三 笑	(55)
第八章	登 山	(64)
第九章	结 邻	(73)
第十章	又一场误会	(83)
第十一章	云雾里的话	(91)
第十二章	谁家玉笛暗飞声	(100)
第十三章	弹性的手杖	(109)
第十四章	作出来的病	(118)

第十五章	杯弓蛇影	(127)
第十六章	这边欢乐那边愁	(137)
第十七章	文似看山不喜平	(147)
第十八章	井水不犯河水	(157)
第十九章	不可忍受终须忍受	(167)
第二十章	黄莺斗舌之时	(178)
第廿一章	欲擒故纵之间	(189)
第廿二章	等着了一封绝交信	(199)
第廿三章	她也很消极	(209)
第廿四章	最后一计	(219)

第一章

热心人趁热天来

五月尾的天气,已经把黄梅时节,闷了过去。但是太阳出来了,满地晒得像火烧一样,江南一带的城市人民,都开始走入了火炉的命运。据扬子江一带的人民传说,有几个大城镇,却是著名的火炉。第一是汉口,第二是重庆,第三是南昌。到了最近几年,因为南京改做了首都,猛可地添了几十万人口,这城里户口,拥挤起来,到了夏季,也成为火炉的第四位。

照着旧历推算,是个六月初六,俗认为是个天气最热的日子。当日有一位青年,由津浦路北下,到了浦口。年轻的人为维持他的丰姿起见,总是穿西装的。这位少年,当火车经过了乌衣的时候,他就把衬衫换了,把领带也系了,以为是老早地把衣服穿好了,到了浦口,可以从从容容地,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上岸去投亲。可是到了浦镇,那身上的汗,已经把汗衫湿透了,将衬衫沾得和汗衫成了一片。那颈脖子上流出来的汗,更把衬衣上的领子,湿成了一个大圆圈。虽是在房门里的电扇下站着,可是那电扇上的风,吹到身上,就像没有一点风丝一样。在屋子里站不住,这就跑到车厢外面,在月台上站着。车厢外面,自然是有风,可是那风吹到身上,犹如炉口子里的火焰,向人身上直扑了来,教人不能忍受,于是复又走进车厢里面去。分明知道是自己这套西服穿得太恭整了,可是

这时要把西服脱下来，眼见最终的一站浦口，已经是快到了，再要穿了走，如何来得及？因之拿了一顶平顶帽子在手，不住地当了扇子摇。

好容易盼望到车子进了浦口车站，自己提了一只手提箱子走下车来。他预期着，天气这样的炎热，车子到站，又是三四点钟，正是太阳虽已偏西，炎威还不曾退下的时候。那位应当前来接车的朋友，是不能过江来接车的。在那满地如火的太阳光里，挺了胸脯子，就放开步子走。因为所带的行李很简单，并不曾怎样受军警的检查，一直地就走进了站屋，这就听到身后有人连连叫着陈先生。

回头看时，一个富于健康美的姑娘，穿了一件白纱印青花的长衫，两只腿套了双长的白丝袜子，又登的是漏花白高跟皮鞋。真个是长身玉立，只在那一声叫唤，和这一身装束，他已知道是他的好友朱雪芙女士。因为她远远地立在太阳下面，还撑着一把白绸伞呢。在她招呼之后，把伞斜扛在肩膀上，露出她的上身来了。只看她那圆圆的脸子，长眉入鬓，罩着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是热天了，黑发也不曾烫卷，短短的，平平的，围衬着那粉脸。在几个月不见之下，她是越发地丰秀了。她同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过来，老远地笑嘻嘻地点下头去。走到了面前，她首先抢着道：“俊人，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大家兄雪峰。”遂又向雪峰笑道：“这就是你所赞许的陈俊人先生了。”两个人握了一握手，雪峰笑道：“这两天，南京都热过一百零几度，陈先生有这个兴致，跑来赶上这个热天。”他说着话，缩回手去，拿了大折扇子，不住地摇着。俊人道：“我明知道南京这几天很热，但是我除了暑假，没有更长的旅行时间，那也就顾不得了。在北方的人，怕到南方来，然而在南方的人，也并不因为天气热，要到北方去，还不是照样地过下去吗？”雪峰道：“在今年上半年，舍妹早就有了这句话，要到北平去度这个暑天，现在你来了，北平少了她一个做引导的人，她不能去了。”雪芙向俊人微笑着道：“为什么不去？我还要去的。”说着，把脸一偏，那

神气很好。

说着话，大家由车站走上轮渡码头，有那大江上的水风吹来，算是吹散了许多烦闷，把热气驱除了一些。可是码头天棚下，拥了各色不等的旅客，那汗臭味，送到鼻子里来，十分地难受。雪芙拿出一条小花绸子手绢，不住地在鼻子尖上拂动着，那把小白绸伞，已是收摺起来了，她拿在手上，当了一根短手杖使，皱了眉向俊人笑道：“这个日子出门，未免辛苦。”俊人一看，雪峰挤到了别个地方去，便低声说出三个字：“为了你。”雪芙微咬了下唇，向他飘了一眼。大家原是因为上轮渡的栅门关住了，不能不在码头上候着。这时铁栅门开了，大家拥着上了轮渡二等舱里，这又苦热起来，俊人将草帽子拿在手里当扇子摇着。雪芙低声向他笑道：“舱里太热，我们在外面站站罢。”俊人只觉得周身的衣服，全和皮肤沾成了一处，尤其是两条衣领子，凝结在颈脖子上，觉得胸里头那一口气，简直无从透出来，便笑着点点头道：“好的，我们外面站站吧。”看那雪峰先生，坐在一张电扇前面的椅子上边，还是拿了摺扇摇着，不曾理会。于是二人站在栏杆边，向江面上看景致。

轮渡开了，总是有风的，风吹到脸上，将她的鬓发，分披到两边去。那白纱衫的下摆，被风吹得飘飘然掀起来，将丝袜子上的白腿，也露出了一小截。俊人让江风吹到身上，已是解除了许多束缚。心里痛快了一点子，便想安慰她两句。可是一个出门的人，哪里有反向在家人去安慰之理。因之两个人对着微笑了一笑，都感到没有话说。俊人道：“我写的最后那封信，你收到了吗？”雪芙笑道：“自然收到了。没有收到我怎么知道你会乘这趟车来？”俊人被她一驳，驳得无言可答了，不免向她周身上下看了去。因低声笑道：“南京这地方，不是不许光着腿子吗？”雪芙不免低头一笑，立刻弯着腰牵扯了自己的衣襟，将大腿盖着。俊人笑道：“听说女子穿敞领子西服，倒是在所不禁的。”雪芙道：“我本来也穿西服的，听说你很反对这种装束。”俊人笑道：“这是哪里说起，我自己就穿西服，

能够反对别人穿西服吗？”雪芙抿嘴笑着，也向俊人周身上下看了一眼，把他紧扎在领子下，飘在胸前的紫色领带，牵了一牵，笑道：“何必穿得这样恭整？大热的天，随便一些吧。你还没有进城呢，回头你到南京城里去，试试这热的滋味。”俊人道：“我到南京来，不过路过，是约你到庐山去玩玩，你去不去？”雪芙手扶了栏杆，望了江里的波浪，笑问道：“有多少同伴？”俊人道：“还没有约着别人呢。”雪芙道：“那我就不能去。”俊人沉吟了一会子道：“但是你在信上，表示着，是可以同我出去玩一趟的，不过没有指定的是庐山。”雪芙笑道：“那么，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个地方？我是说南京城外的中山陵。”俊人道：“哦！原来如此。”他说这话时，脸上减退了笑容，而同时把头低了下去。雪芙却是不愿他太失望了，便微笑道：“你还没有渡过扬子江呢，这些话，我们留着再考量吧。”俊人听了这话，这就随着向她一笑。

轮渡开驶着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在船栏杆边上站着的。汽笛鸣的一声，快要靠岸了，二人正要进舱去拿东西，雪峰将手提箱白绸伞，全部拿了出来了。笑道：“舱里人太多，汗气薰蒸得厉害，我也早站出来了。”二人想着，自己的话，或者被人家听了去，倒有些不好意思。好在轮渡靠岸，旅客又是一阵纷乱，大家随着这纷乱下船，把难为情也就盖过去了。

俊人上了岸，立刻感到环境不同，那地上的热气，犹如火焰向上燃烧着一样。只看那大太阳地里，来往的人，草帽子下面的脸色，全是红红的。尤其是街头指挥交通的警察，身上穿着制服，腰上还系一根带子，而且是在烈日下站着，面皮像猪肝一样的颜色，倒令人随着起了一种责任心。大家只在日光下绕了半个圈子，也就觉得火气向身上乱钻。所幸雪峰已雇好了一辆汽车停在马路旁边，俊人向车上一钻，立刻觉得脸上扑了一个火印。笑道：“呵呵！我这试到了火炉的滋味。”雪芙笑道：“汽车停在一百多度的日光下晒着，碰着火柴头子，我想它准可以点得着，有个不热的吗？”俊人

伸了一伸舌头，笑道：“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赶快走吧。”雪峰道：“赶快走？又打算到哪里去呢？”俊人并没有作声，雪芙就笑了一笑。在她这一笑的时候，那身上的胭脂花粉香，被汗气薰蒸着，随了迎面的风，向人身上散了来。俊人嗅着，心里头自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彼此挨挤着坐在车座上，虽是汽车在火炉里飞驰，然而在心里头，还是得到一种安慰的。依着雪峰的意思，要请他到家里去下榻。俊人笑道：“我一个人，那是无所谓的，只是我的南京同学不少。回头知道我在府上，都到府上来打搅，那就怪不合适的。雪芙，你给我出一个主意，到哪家旅馆最合适吧？”雪芙笑道：“这样的热天，当然是找一家卫生设备完全一些的旅馆去住。”她说着话，就告诉了汽车夫，开到她所同情的那家太平酒店去。因为这家旅馆，门临着闹市，她觉得这是享受物质文明的人民，所必需要的。因之她也并不再征求他的同意，就让车子径直地开到太平酒店门口来。

俊人下了车，虽感到临大街的三层洋楼，不会怎么舒适，然而雪芙有代定地址的全权，只有完全承受了。随着旅馆里的侍者，引上了二层楼。俊人一面上楼，一面将草帽子摇着。口里还嘘了两口气，要把胸中的那一股闷气，完全吐了出来。雪峰道：“这位陈先生，是由北方来的，很怕热，你得给他找一个凉爽些的地方。”茶房道：“那就二层楼最好了，上面没有太阳晒着，而且又很通风。”他说着，带进了一间带浴室的屋子，里面除照其他旅馆一般，有沙发铁床一类的器具而外，屋子中间，设了一张紫檀木大理石面的桌子，大沙发和方椅子上，都盖了一张凉席，这是由北方来的人，猛然所感到的一种异样印象。在南方，仿佛是避暑的方法，应有尽有。

雪峰进门来，已是把钮扣解了一半，立刻把白纱长衫脱下。可是里面一件小绸短衣，背后是湿到腰眼下了。他索性把小褂子脱了，留着一件短袖汗衫。因笑道：“俊人兄，你不必客气，你觉得要把衣服脱下来的话，就把它脱了吧。”俊人把上身条子哗叽褂子脱下了，雪芙就看到他那小纺的衬衫，没有一寸是干的。笑道：“把领

子取下来吧，皮鞋脱下了吧。”俊人笑道：“由外面进屋子来，已经换了一个世界，不是那样热得要命了。”说着，两手提了西服裤子的裤管，坐到铺了凉席的方椅子上去。这立刻让他诧异起来，这椅子却是火烤过了的。再用手去摸那大理石桌面子的时候，那大理石，在冬天是触着像冰块一样的，现在也是烫人的手，便摇了两摇头笑道：“我想不到屋子里面，还有这样的热，这在北平，是绝对没有的事。这不由人不想到北平这地方是太可爱的了。”话说到这里，他也就情不自禁地，拉开了领带，取下了领子。

茶房在这时，捧了茶水进来。雪峰笑道：“茶水还在其次，你赶快拿一架电扇来吧。这屋子里一些风丝没有，实在经受不了。”茶房笑道：“这里开了门，又开了窗子，已经是很风凉的了。”雪芙笑道：“我今天出来得匆忙，恰好没有带了扇子出来，真的有些难受。”她口里说着，手里拿了一条手绢，不住地在胸前拂着。俊人对于这位小姐怕热，却是无以慰之。男子们可以脱一层衣服，又脱一层衣服，小姐们却是无法去安排的，因之对茶房道：“你不必说上那么些个，快快拿电扇来就是了。”大家沉静了一会子，等着茶房把电扇放好，轮页转动起来，各人心里，似乎安慰了一下子。俊人解开了衬衫上几个钮扣，手提了衬衫，迎着风扇，抖了两抖汗。雪峰道：“俊人兄刚由火车上下来，应该先洗一个澡，好好地休息一下。晚上无事，我引你尝尝秦淮河游船的风味。”雪芙对她哥飘了一个眼风，却没说什么。雪峰呵呵笑道：“那也没关系，你以为游秦淮河全是去找低级趣味的人吗？那里也有不少风雅之士的。不过既是雪芙觉得不妥，我这话就取消，回头我们再定一个约会吧。”雪芙笑道：“我没作声，你怎么知道我反对？”雪峰笑道：“我虽无师旷之聪，也能闻弦歌而知雅意。这都是后话，不去说了，我们且先走开一步，让陈兄休息休息。”俊人道：“蒙二位远远地接着我，难道茶也不喝一杯就走。”雪芙已是站了起来，笑道：“看你的衣服，湿得像水洗了的一样，我们也当让你有个换衣服的机会。”雪峰看到妹妹站了起

来，也就匆匆地穿起衣服，和俊人告辞而去。

俊人眼见得客人全走了，关起门来，把外衣脱了个干净，只剩下汗衫和衬裤。先来不及洗澡，就在脸盆里搓着手巾，周身揩抹了一遍。且对了电扇站定，先吹一吹。只在这时，却听得房门咚咚然，被人敲打着，还不曾问出来是谁人，外面是雪芙的声音，先道：“我有一把伞，丢在屋子里呢。”俊人“哦”了一声，在屋子里转了几转，简直拿不出主意来，后来才想到打开箱子，把一件绸长衫套在身上，一面开门，一面扣钮扣，点了头笑道：“请你原谅，我这种打扮，实在不恭得很。”雪芙进来了，笑道：“谈不上原谅两个字，你把客人送走了，还不该换换衣服吗？只是我来得鲁莽一点。”俊人道：“我料着你在一两个钟头以内，一定会来的，所以我老早地先抹一个澡。”雪芙道：“我是来拿伞的，你不知道这外面大街上有多么热。”她说，将放在椅子边的那一把白绸伞，拿到手上，晃了两晃，微笑道：“跑到南京来，尝这样的热味，你有些后悔吧。”俊人笑道：“你说出这话来，岂不是说我这个人，太没有诚意了，你应当知道我为什么不怕热。”他说着话两手按了桌子沿，当电扇风立定，却把头低下了，风吹到他身上，把衣襟全鼓起来，他好像没有一点感觉。雪芙站在旁边，斜靠了椅子背，向他看了微微笑着，因道：“我不是在信上说过，假使有机会的话，下半年也要到北平去念书吗？”俊人道：“我怕你是推诿的话，假如你真是有心北上，你应当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就去一半预备功课，一半避暑。”雪芙道：“你不是写信给我，要到庐山黄山这些地方去玩玩吗？我要北上了，倒好像拦住你南下。”俊人听了这话，忽然高兴，向她脸上看了去。笑道：“哦！你还记得这句话的。怎么刚才在轮渡上，你问我有几个人同去？”雪芙笑着将脖子一缩，没有答话，俊人笑道，“你也无辞可对了。”雪芙一扭身子道：“我走了，不和你说了。”俊人道：“你要走，我不拦你，希望你告诉我一个避暑的法子。不然这屋子里像烤炉一样，实在难过。”雪芙笑道：“这么大一个人，难道避暑的法子都不知道吗？坐

在电风扇下，多多喝些凉汽水、刨冰，衣服越简单越好。”俊人笑道：“我虽很傻，这普通避暑的法子，倒也知道。我现在要你告诉我一种特别的避暑法子。”雪芙摇摇头道：“我若有特别的法子，我也不这样怕热了。”俊人道：“但是你一定有个特别的法子，不过你不愿意告诉我。”雪芙笑道：“我不是上帝，没有制造乾坤的手段，我也没法子告诉你避暑。”俊人将椅子拖了一拖，笑道：“你先坐下，不忙走，慢慢地想着，就会有避暑的法子了。”雪芙笑道：“还是这样淘气，我现在有点事，要回家去一趟。等到七八点钟，太阳落了山了，我再和家兄一块儿来，请你去吃晚饭。”俊人笑道：“你一个人来，不行吗？”雪芙笑道：“你未免……我不说了，回头见吧。”俊人道：“我希望你早一点来，要不然，我又热又烦闷。”雪芙笑道：“你口口声声是怕热，在北平那样清凉的地方不住着，特意地跑了来，你这也是那句俗话，有点趋炎奉热。那就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回头见。”说毕，扭转头就向外走，而且顺手给他带上了房门。俊人叫道：“雪芙，你快来，是还有一句要紧的话说。”她听到声音，喊得非常地急迫，以为有什么急事，只好又推门进来了，便站定着问有什么话？俊人呆呆向她望了，微笑。雪芙道：“你不说，我走了。”俊人才低声笑道：“你要知道我口口声声说热，不是身上热，是心里热呢。”雪芙笑着啐了一声，回转身跑了。

第二章

秦淮之夜

未婚夫妇的意味，犹如摆了一盘鲜红香脆的大苹果，放在人的面前。可是将玻璃罩子盖住，用手抓不着，眼见的人，是非常之口馋的。陈俊人同朱雪芙两人，这时所处的环境，和所拟的比方，就差不多。俊人趁大热天赶了来，不是无所为的。雪芙再在某方面一挑拨，这就更教他难堪了。手扶了长衫的钮扣，呆呆地在屋子中间站着。他所站的所在，离着电扇的风头，是比较远些，等着自己把一段心事想透过来，只觉周身上下，大雨淋漓一般地流着汗。赶快把长衫脱下来看时，已经是湿了一大块了。这屋里墙壁上，是有一架木厨嵌着的。等自己将木厨门打开，要把长衫送进去的时候，不想这木厨里面，就是一阵很大的热气，向脸上扑了来，那简直是人站在一丛火焰前面一样。吓得俊人后退了两步，瞪了眼向那厨子里面望着。其实这厨子里面，并没有什么，只是衣厨子里，挂着两件衣服而已。俊人不觉摇了两摇头，原来南京的热浪，是有这样子的凶猛，连这样不见光线的墙上木厨子，也被它占领着的。于是到洗澡间里洗了一个澡，又凉了两碗茶，坐在电扇下，慢慢地喝着，自己原是想休息一下，就出去拜会在南京的朋友，不料坐下来之后，就舍不得站了起来，只管向电扇望着挺了胸脯子。过了一会子，茶房进来报告，有电话来。他以为是雪芙的，立刻跑了去接话。

可是说话之后，才知道是雪峰一个通知，说是雪芙已经说了，有夜花园之约，他就不来奉请了。这个电话，他觉得接与不接，全没有什么关系，依然坐了下来。在他坐下来之后，这身上的一件汗衫，立刻就湿透了。心里这就想着，这最好是坐在水晶缸里，一动也不动，那就不会再出汗了。如此想着，果然地就不肯再起身。直等到太阳西下，全街都点上了灯了，这倒想起了一件事，还没有吃晚饭呢，便叫茶房开一客一块钱的中餐来。中餐开来了，俊人坐到桌子边，刚扶起筷子，夹了两夹子菜，送到嘴里，咀嚼了两下，肚子里这就觉着胸里郁塞，不愿再吞吃下去，放下筷子到一边去坐着。

不多一会子，雪芙换了一件黑绸长衫，长长地拖靠了脚后跟。当她开步走的时候，脚由长衫下摆踢了出来，可以看到她的脚背，泛出浅红和淡黄的颜色，黑长衫不但是身材细瘦，而且两只袖子，没有一点影子，短得齐平了腋窝。露出两只健圆的手臂，微微地泛起一层黄红色。头发虽蓬着的，平头顶挑了一条缝，在脑后扎了两根小辫子，上面有两根蓝绸带子，拴了两根短辫子梢。手里并不拿手提包，只拿了一条花绸手绢。手拿了手绢的一角带走带拂扬着，成了一位天真烂漫的摩登姑娘，不是大学生的风度了。俊人站起来，拍手笑着道：“真漂亮，听说是南京不许赤脚，你怎么赤脚了的呢？”雪芙由长摆下，踢出漏帮子的紫色皮鞋来，笑道：“这样的热天，身上能少穿到什么程度，就少穿到什么程度。好在晚上出来，衣服又穿得长，就是在大街上走，也不会有人看到。噢！桌上摆了这样一桌菜，你怎么不吃？”俊人道：“肚子是有点饿了，可是我一扶起筷子来，我就疲倦得不愿张嘴，所以也就坐在这里，只管向那几碗茶望着。”雪芙半侧了身子，这就向他微笑道：“既然如此，我还是走开吧，好让你静静地歇着，免得又出几身汗。”俊人答道：“你道我怕热吗？我早就说了，我是赶着热来的，我在另一方面，是欢迎热的，那还怕什么。”雪芙笑道：“你这人说话，未免太矛盾了。明明地说是热得不能动，这又说是欢迎热的。”俊人站在电扇面前，牵牵自

己的衣襟，摆了两摆头笑道：“南京的夏天，实在是够瞧的了。”雪芙将四个牙齿咬着手绢的一端，手牵着手绢的另一头，牵得直直的，头虽然是低着的，可是抬起眼睛皮子，把眼珠转着，向俊人看了一眼，微笑道：“既是南京热得不能受，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去避暑吧。”俊人笑道：“什么？我们一同去找避暑的地点？我们？”雪芙嘴里，依然咬了一点手绢角，两手不住地上下牵理着，笑道：“到南京来，不是为了邀我逛庐山去的吗？我若不上庐山，累你在这里久等着，让你在南京受了暑，我就对你不住了。”俊人拍手笑道：“你答应和我到庐山去吗？我们哪一天走？”雪芙笑道：“既是要走，那就越快越好，假使赶得及的话，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俊人两只脚犹如脚踏脚踏车一样，上上下下，踏个不了。雪芙笑道：“就是这么一句话，也不至于乐得这种样子。”说着，三个指头提着手绢，向俊人脸上拂了几下。俊人笑道：“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坐下来吃一碗饭，把肚子吃得饱了，回头好上街去采办上山的东西。”雪芙笑道：“东西不用采办，我早已替你办好了。不过这件事，我不敢居功，我全是受姑母的支配。姑母是每年到庐山一趟的，到山上去三人应带的东西，都全已预备好了。至于普通应用物品，牯岭街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俊人笑道：“你姑老太太，也和我们一块儿去吗？”雪芙虽依然笑着，面孔不免有些拘板了，这就点了两点头道：“你不想想，一个做大小姐的人出门，没有老太太陪着，那还行吗？”俊人站着呆了一呆，笑道：“那也好，有一位老前辈做同伴，有许多事可以请教。”雪芙道：“好吧，我们一块儿到夜花园里去走走。”说着，眼睛又向他一溜。俊人笑道：“夜花园这个名词，本来就好听。加之又有你来约会我，更是教我不能不去。”雪芙道：“在家里头，你总是怕热的，这就索性让我引你到夜花园里去吃晚饭吧。”俊人自是笑着遵命，穿了衣服，和她一路上夜花园去。

在他的理想中，以为这夜花园，虽不必楼台亭阁，有很精巧的布置，但是也一定花木扶疏，电灯藏在绿荫深处，人可以在柔软的

草茵上坐着乘凉。殊不知人到了那里,却是大谬不然,只是一大片空场,像茶馆里一样桌子挤桌子的,排上了许多茶座。在空中七横八竖拉了许多电线,电线上一串串地挂着电灯泡,红红绿绿地配些万国旗,这就算是风景线。在许多茶座的当中,弯弯曲曲地空出一条二尺宽的空处,当了人行路。那些穿白色衣服的茶房,手上或是捧了汽水瓶子,或是托了茶杯,来回乱窜。茶座上的人,那就像倒了虾蟆笼一般,哗啦哗啦,一片嘻笑谈话之声。在茶座的尽头,有一所柜房式的平房,除了摆着那应用的货物,在那屋檐下,悬着一个广播无线电的放声器,又是砰咚砰咚放着大队音乐。自然,这地方比人藏在屋子里是要凉快得多。但是人在这空地里走着,也并不觉得空气里有什么凉爽地意味。俊人站在人丛里向四面张望了一下,笑道:“这就是夜花园吗?”雪芙道:“可不就是这点子意思。那边黑沉沉的空当子,也是秦淮河的一条支流。”俊人道:“未免对花园两个字,太有点辜负了。”雪芙笑道:“我不过是要你出来乘一乘凉,并不是叫你来赏玩风景的。你若嫌这里热闹,我们就回去吧。”俊人笑道:“你看,那一张桌子,都是坐满了人的。既是南京人对于这里,是很感到兴趣的,我就随乡入乡,也就在这里坐坐吧。”雪芙明知道他是不愿意做扫兴的事,这就陪了他找两个座位坐着。

这两个座位,还是同另一对男女共了桌子的,彼此全感到一种拘束,反不如在旅馆里,只是两个人可以随便地谈话。到了这里,只是正正经经地说点学校里的功课,坐了约半个钟头,大家全感到乏味。雪芙手里,捏了半玻璃杯汽水,将杯子沿在牙齿上碰着,转了眼珠,向他微笑。俊人笑道:“我看你对我总有一种什么批评,好像不肯说出来似的。”这时,那共桌子的一对男女,却到许多茶座的当中,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去打小高尔夫球去了,暂时可以不必受什么牵制的。她便举起汽水杯子喝了一口,笑答道:“要你到南京来,实在是让你受了一些委屈,我该早早地到北平去拦阻着你就好了。只是你已经来了,悔也无益。今天我早早地回去,鼓动着姑